



天行九歌

# 空山鸟语

沈乐平 五鱼玄照

著

命若琴弦 / 绘

天行九歌



# 空山与雪



沈乐平 五鱼玄照 著

命若琴弦 / 绘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天行九歌·空山鸟语 / 沈乐平, 五鱼玄照著; 命若琴弦绘. — 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5.4  
(2015.5重印)

ISBN 978-7-5356-7180-6

I. ①天… II. ①沈… ②五… ③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5818号

© 玄机科技

# 天行九歌·空山鸟语

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 
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 Co., Ltd.

著 者 沈乐平 五鱼玄照  
绘 者 命若琴弦  
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 
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出 版 人 李小山  
出 品 人 刘焯伟

责任编辑 贺澧沙 苏盈  
美术编辑 罗俊毅  
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9mm×1240mm 1/32  
印 张 7  
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 
印 次 2015年5月第2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56-7180-6  
定 价 25.00元

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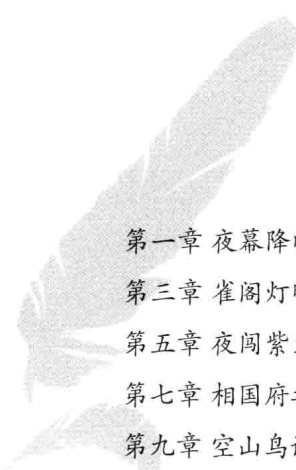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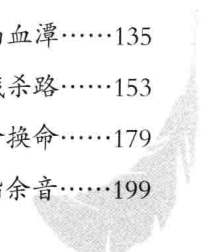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# 目录

- 
- 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夜幕降临……001  | 第二章 嗜血红鸮……009  |
| 第三章 雀阁灯明……017  | 第四章 琴姬弄玉……029  |
| 第五章 夜闯紫兰轩……039 | 第六章 公良无欺……053  |
| 第七章 相国府之谜……063 | 第八章 鸮之冰羽……073  |
| 第九章 空山鸟语……083  | 第十章 杀鸡儆猴……095  |
| 第十一章 分道扬镳……105 | 第十二章 暗之罗网……117 |
| 第十三章 离情别伤……125 | 第十四章 鬼山血潭……135 |
| 第十五章 猎蝠测试……143 | 第十六章 杀戮杀路……153 |
| 第十七章 心弦之曲……167 | 第十八章 以命换命……179 |
| 第十九章 火凤天舞……189 | 第二十章 绕指余音……199 |

## 第一章

# 夜幕降临

夕阳挂在天边，万丈红霞笼罩大地。

城外的树林里，一个人影在疯狂奔跑，交错的树影快速向后退，他不时地回头张望，满面惊恐，像是在逃避什么夺人性命的鬼魂。

树林里寂静无声，沾染着水雾的树叶泛出一道银光，像是一双双惨白的眼睛，又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。突然，一阵疾风从树丛中窜出，风过之处草木摇曳，水珠飞溅，栖息在树枝上的鸟雀顿时受惊飞起。

两片白色的羽毛急速从树丛中射出，似离弦的箭一般直直向那人射去，那人尖叫一声，手臂和大腿皆被白色羽毛划破，鲜血瞬间溅出，当即栽倒在地，顺着斜坡滚了下去。

夜禽发出了凄厉的叫声，霞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射下来，

好似一双在黑暗中窥探的眼。

那人滚到坡脚下，浑身沾满泥土。他狼狈地爬起来，还未站稳脚跟身子便顿然僵住，一滴冷汗从眉梢滑下，他看见不远处的岩石上，一只乌鸦立在那里，漆黑的羽毛，朱红的双瞳，在夕阳的照射下，它那弯曲的长喙就像一把磨得雪亮的镰刀。

该死的乌鸦！他在心里咒骂，这鬼东西竟然好巧不巧地站在这里，真是把我吓个半死！

他擦擦额角的冷汗，起身正要逃跑，身后的树丛中一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，再一抬头，眼前的路已经被一个白衣少年挡住。那少年身材瘦弱，眼神冷漠如冰，微凉的夜风吹起他肩上的白色羽毛，却是衬托出了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素净。

那人见自己正面无路可逃，便转身向后跑，白衣少年立刻飞身上前，用力抓住他的肩膀。那人的嘴角忽然勾起一抹冷笑，回头时手里已然握着一把短剑，锋利的剑尖直直地对准了白衣少年的脖子，白衣少年立刻旋身躲避，在空中翩然翻转，落地时一只脚轻轻点地，另一只脚如狂风横扫，重重地踢在了他的肚子上。

一声惨叫响彻森林，那人被踢开三丈之外，撞在一棵树上，短剑掉在一边，张嘴喷出一口血。

少年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放弃吧，你跑不掉的。”

那人抹了抹嘴角的血，却是一副十分鄙夷的神情道：“哼！白凤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杀手，不过是姬无夜身边的一条狗！”

那叫白凤的少年眉头微蹙，蹲下来欲将他提起，谁知那人忽一抬头，喉咙里诡笑一声，手臂猛然一挥，一把细沙从他手掌里散开。白凤未料到他会突施暗算，一时间被细沙迷离双眼，只得

用双手遮住面部，那人一跃而起，将他推倒在地，拼命向前跑。

白凤抹掉一脸沙土，暗骂一声“可恶”，愤然追去。

那人只当自己捡回了一条命，忍不住大笑出来，却只顾着埋头逃跑，不曾留意那只红瞳的乌鸦还停在不远处的岩石上。

一声低啸，乌鸦展翅跃起，迎面飞来。

那人诧异，不知这红眼睛的怪物是着了什么魔，竟冲着自己怪叫，心中不由得一骇，欲闪身躲过，却为时已晚。那只乌鸦已经来到身前，张开的大嘴中，一只手毫无预兆地伸了出来，紧紧捏住他的脖子，接着只听“轰”一声，无数黑色羽毛从乌鸦的身体里飞出，好似喷发的烟雾。黑羽飘落间，那只红瞳乌鸦早已不见踪影，捏住那人脖子的竟变成一个全身黑衣的年轻男子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那人睁大双目，似乎不敢相信眼前所见，“墨鸦……”他的脖子被紧捏着，气息不顺，满面涨红。

“哼！”墨鸦冷漠一笑，捏住他脖子的手腕忽然一动，一根钢刺从护甲下伸出，瞬间刺穿了那人的脖子。

下一刻，墨鸦转身收手，钢刺缩回护甲中，鲜红的血珠溅了一地。

白凤跑过来，见那人已经倒在血泊之中，一动不动。

墨鸦回头看着白凤，锐利的眼睛在灰暗的树林中闪出一道雪亮的寒光：“我说过很多次，对付敌人，你不该有半点恻隐之心，否则，死的那个人就会是你。”

墨鸦的声音很低沉，像是一种冷漠的训责。霞光静静地从树叶间洒下，却照不到白凤站着的地面，他站在树叶的阴影中，默然看着地上那具尸体，回想方才他突然丢出沙子的那一幕，心中

暗暗发疹：如果那不是沙子而是刀剑这样的利器，或许真会像墨鸦说的那样，死的人是自己。

然而即便明白这一点，白凤心中却仍然有一个疑问。

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。

他上前一步，走入霞光之中，目光依旧落在那具尸体上，“掌握着别人的生命，却要亲手将他们结束，你不觉得很残忍吗？”

听他这样问，墨鸦的脸色微微一沉，手一挥，一只乌鸦从黑暗中飞了出来，呱呱叫了两声，落在那具尸体的头上。

“你总是这么多愁善感，徒增烦恼，我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，想得太多，对自己也有点残忍……”墨鸦严厉地告诫他，目光冰冷地看着那只乌鸦，续道，“将军下的命令，必须执行，妨碍将军的人，必须死。”

说话间，那只乌鸦已经拍翅飞起，墨鸦伸出手掌，接过它嘴里叼来的东西——一颗眼珠。

墨鸦将眼珠捏在手中，转目看着白凤，道：“这是我们生存的法则，你必须记住，因为，我们都是夜幕杀手团的成员。”

夕阳已经落到了山头后，霞光变成一片暗红，就如同那从尸体上的眼眶里冒出的血一样。

夜幕降临百鸟散，夺魂取珠血幽冥。

杀人取珠，这样的情形白凤已经见过很多次，这是夜幕杀手团的一贯做法，也是任务完成的标志。

他冷哼了一声，转身飞上一棵树：“或许你是对的。”

墨鸦嘴角扬起，挑了挑眉：“我当然是对的！”

说着墨鸦正要飞身跟上白凤，身后的树丛里忽然传来一阵笑



声，邪魅而阴森，墨鸦迅速回头，只见一个高挑的身影从树丛中走来。

“哈哈！看来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？”来人穿着一件暗红色的金丝甲衣，手臂两旁镶嵌着几片飘逸的红色羽毛，他本是个英挺的男子，只是那双微翘的凤眼千娇百媚，宛若两朵盛开的血玫，这一身金丝在霞光中闪闪夺目，猛一看去，倒以为是个穿着华贵的妖娆女子。

男子走到尸体旁，蹲下来用手指在掏空的眼眶里蘸了蘸，放在唇上轻轻摩挲，道：“这种新鲜滚烫的血液我最喜欢了，墨鸦，你觉得呢？”

墨鸦看着他那被鲜血渐渐染红的嘴唇，眼中满是厌恶，他这种用血做唇脂的做法无论看过多少次墨鸦都觉得恶心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红鸢，我记得将军派你出去执行任务了。”墨鸦站在几步之外，目光冷冷地看着他。

红鸢站起来，笑了两声：“我既然出现在这里，那自然是已经完成任务了……”说着抬头看向站在树枝上的白凤，故作惊讶地叫道：“呀！原来你也在！哦，我忘了，你们两个向来都是一起执行任务的！”

白凤只是冷漠地瞥了他一眼便别过头去，红鸢无论是外表、声音，还是行事作风，都令他生厌。然而同为夜幕杀手团的成员，白凤对他也有一定的了解，他既然在这里出现，那么这里就绝不会只有他一个人。

白凤转头看着四周，寻找着什么，片刻之后，他果然在身后的大树上看到一只逐魂鸟。

它身披红棕色羽毛，与暗淡的霞光混为一体，硕大的头歪到一边，两颗铜铃一般大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白凤，它就那么盯着，不叫也不动。

白凤目光一沉，心道这只逐魂鸟还真是红鸢的好宠物，无论他到哪里，它都如影随形地做一个称职的监视者。

墨鸦对红鸢并没有什么好感，便道：“你既然已经完成任务，为什么不直接回去禀报将军，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红鸢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我当然要回去向将军汇报，只不过经过这片树林的时候听到这里有动静，便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会遇见你们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红鸢眯着眼睛：“不过，我很惊讶，你们两个在一起执行任务这么久了，却一点儿也不长进呢！”

白凤听他这么一说，心中忽起一团火，拧着眉毛从树上跳下来，怒道：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见白凤生气，红鸢似乎很开心，笑着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透明的袋子在眼前晃了晃，道：“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这次的任务。”

墨鸦和白凤吃了一惊，那袋子里竟然是三颗眼珠，红鸢这次的任务……杀了三个人！

“看来，多一个人只会多一分麻烦，一个人行动才是最可靠的！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红鸢的眼睛盯着白凤，满是鄙夷。

白凤明白他是在嘲讽自己无能，拖了墨鸦后腿，心中十分不甘，握紧拳头正要冲上去，墨鸦抬手拦住他，眼神锐利地看着红鸢道：“你这次收获不小啊，既然如此，你还不快回去见将军，说

不定，他会奖赏你。”

“奖赏？”红鸱掩嘴笑了，将袋子放进袖中，“为将军办事，哪里敢求奖赏？只有完成任务不出差错，才是夜幕杀手团的生存之道。”

说着红鸱将手指放在嘴边轻轻一吹，那只站在树枝上的逐魂鸟仿佛听到指令一般，低叫着俯冲下来，它张开的翅膀像两把锋利的飞刀，划破周围的树叶，直直地飞向墨鸦和白凤，墨鸦和白凤立即向两侧翻身，逐魂鸟从他们中间疾驰而过，落下几片羽毛。

白凤落地站稳，抬头时见逐魂鸟已然站在红鸱的肩膀上，红鸱侧着身子后退几步，道：“既然你们也已经完成任务，那便快些回去向将军汇报，将军可不喜欢等人。”说完转身走开，未走几步忽又想起什么，回头道：“对了，我这次还完成了另一个任务，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……”

未等红鸱说完，白凤愤然地飞身离去，红鸱这种充满挑衅的炫耀，他可不想听第二次。

看着白凤飞远的身影，红鸱悠悠地摇了摇头道：“这就急着走？我还没说完呢，真没礼貌。”说罢看着墨鸦，“你呢？有没有兴趣知道我的另一个任务？”

墨鸦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：“你说的话，我从来不感兴趣。”

“是吗？那真是可惜了。”红鸱摆出一副失望的模样，摇了摇头，离开树林。

夜幕杀手团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所有成员所接受的任务从来都是姬无夜单独指派，除了执行任务的人知道，其他人一概不得过问，墨鸦和红鸱都深知这一点。不过墨鸦并不傻，他明白

天行九歌  
空  
与  
浩

此刻红鸢这么问，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挑衅和示威，这么多年，他一直乐此不疲。

“此人心机深重，需时时提防。”

墨鸦的目光变得凌厉，转身一跃，向白凤离开方向飞去。

## 第二章

### 嗜血红鸱

姬无夜仰坐在大厅的长椅上，手里拿着红鸱交给他的透明袋子，鼻子凑过去用力地嗅了嗅，似乎是在检查里面的三颗眼珠是否还新鲜。红鸱站在大厅中央，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。

“哈哈！红鸱，这件事你办得不错！”姬无夜大笑三声，起身从长椅上走下，阔步来到红鸱面前，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看来你没有让我失望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我清除了三个眼中钉，或许我应该好好奖励你！”

红鸱微微颌首，谦卑地笑道：“将军威名远扬，胆敢与将军作对的人都是自寻死路，红鸱能为将军办事已是三生有幸，哪里敢求什么奖励。”

“哈哈！”姬无夜仰面大笑，“很好！本将军就是喜欢你这张能说会道的嘴！为我办事，是该有这样的觉悟。”说罢转身走开

两步，忽然停下，回头看着红鸢，声音忽然变得低沉，“这件事你顺利完成了，那另一件事呢？”

红鸢见姬无夜神色微变，也立刻收起笑容，恭敬道：“属下照将军的吩咐，已经把人接回来了，一切细节都按将军的指示操办，七个仆人也已经安排进入雀阁服侍。”

“做得不错！”姬无夜眯起眼睛，嘴角的笑容很深，转头看向一旁的窗户。

窗户只推开了一个角，露出一条二指宽的缝隙，夕阳的余光照进这间幽暗的大厅，犹如深山幽谷中乍现的一束光，这窗户一线观天所框住的风景，正是一幢高耸的建筑，只是因为窗户格挡，不得见它宏伟的真容，只能看到霞光中层层叠叠的轮廓，然而只是这样，已经让姬无夜欣喜若狂，他看那飞檐上的灯笼一个接一个亮起，忍不住振臂大笑，目光贪婪地定在了高楼的顶层。

“传说帝女嫦娥千里奔月，独居月宫，她可曾想过，人间还有这等华丽舒适之居？”

红鸢也看向窗外的高楼，笑道：“月宫不过是一个苦寒阴冷的地方，自然比不上将军精心建造的雀阁，如果嫦娥看到这座建筑，只怕会后悔当初没有留在人间，没能去里面住上一住！”

“哈哈！说得没错，不过……”姬无夜止住笑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回头瞪着红鸢，“嫦娥又如何？难道本将军看上的女人，会不及一个传说中的人物？”

红鸢见姬无夜面露怒意，赶紧低头认错：“属下愚钝，说错了话了！还请将军恕罪！将军看上的人自然是天下绝色、万里挑一，那月宫里的嫦娥根本不能相比！”

姬无夜冷冷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红鸱，我记得，你还未晋升首领的时候便是个喜欢说长道短的人。不过，你最好记住，本将军虽然喜欢你这张嘴，但并不代表你说的话我都爱听。”

红鸱浑身一抖，额角滑下一滴冷汗，猩红的嘴唇微微发颤，眉头压得更低：“是……属下遵命。”

姬无夜走到桌案前，拿起上面的一个青铜酒杯轻轻晃了晃，抿了一口酒，挥了挥手说：“行了，既然任务已经完成，你就退下吧。”

“是，属下告退。”红鸱抱拳退开几步，慢慢走向门外。

退出去的时候，他依旧不敢抬头，想起方才姬无夜忽然生气的样子，心中还有几分悸怕，喘息隐隐有些急促。他一直以为，自己能言善辩，巧言令色便能博得姬无夜欢心，但是姬无夜的心情似乎比他想象的更加喜怒无常，他这张嘴并不是每次都为自己带来好运，所以心中也暗生了几分怨恨，他怨恨自己太自作聪明，也怨恨姬无夜责怒自己，不过，这份怨恨他只能死死地压在心底，半点也不敢表露。

他跨出大门，回头轻轻将门关上，再一回头的时候看见远处的天空中有一个黑色的影子飞来，是一只乌鸦。

红鸱认得这只乌鸦，是他怨恨的那个人派来的使者，他顿时双目冲火，方才在姬无夜那里受的气一下子被激起，立刻抽出身上的一段金丝向乌鸦扔去，然而这乌鸦非一般飞禽，轻轻拍翅便躲过了他的金丝，怪叫着飞进了那扇打开的窗户里。红鸱更怒，咬牙切齿，握紧拳头朝一边的回廊走去。

大厅里，姬无夜舔了舔嘴角，放下空酒杯，乌鸦落在桌上，

将嘴里叼着的東西放进杯子里，接着呱呱地叫着飞走了。

姬无夜拿起酒杯轻轻地晃动着，目光凛然地看着里面的一颗眼珠子，嘴角慢慢勾起一个阴森的笑。

房间里没有点灯，只有从镂空的窗外照下的昏暗霞光，入夜的寒气随之而来，轻轻吹拂着地上的微尘。

屋子静得令人害怕，站在木架上的逐魂鸟像一座雕塑一样纹丝不动。

“嘭！”

忽然一声巨响，房门被人从外面踹开，红鸱怒气冲冲地走进来，径直走到铜镜前坐下，一声不吭地看着自己映在镜子中的脸。

他的脸因为压抑的怒气而显得有些苍白，微翘的凤眼也少了几分娇媚，额头上的发丝被汗黏住，不若他平时精心梳理的模样。不过，这些红鸱都不在意，他在意的只有那张嘴，那张用人血浸染的猩红的嘴。此刻那张嘴上的血迹已经干透，微微地裂开了几条缝，加上方才受惊受责，嘴唇上泛着几分冷霜一般的煞白。红鸱不喜欢这种没有血色的嘴唇，狠狠地用手指擦了几下，结果越擦越淡，越擦越白，裂口忽然撕开，疼得他大声叫了出来。

门外一个路过的仆人看到这一幕，觉得他这般窘相十分滑稽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红鸱听到声音立刻回头，目中带着凶光，他嘴唇刚刚擦破，鲜血溢出，那模样看上去就像一个狰狞可怖的嗜血怪物。仆人吓得双腿一软跪倒在地，连声叫着：“红鸱大人，小人知错！小人不是有意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红鸱猛地拨动一根身上的金丝，将仆人的脖子牢



牢拴住，用力拉进屋里，而后一记掌风“轰”地关上了门。

这一切仅仅发生在眨眼之间。

仆人跪坐在地上，十指紧紧地抓着拴在自己脖子上的金丝，这金丝乃是钢铁所制，虽细如发丝，却坚韧无比，只要在皮肤上轻轻一刮，便会留下一条又细又长的血痕。仆人被这金丝勒着，脸色因为呼吸不畅而变得涨红，脖子和手指也磨出了血，他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红鸢，艰难地哀求着：

“红鸢大人，小人知错了……求求你……求求你放了我吧……”

红鸢食指在金丝上一挽，将他拉到眼前，夕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之下，房间里只照进了几缕初升的月光，红鸢的脸映在阴影里，一半明，一半暗；一半冷笑，一半狰狞。

“我刚才好像听见……你在嘲笑我，是吗？”

仆人的身子被向上提着，只有脚尖支撑着地面，重心不稳，加之此刻他心中极度恐惧，两条腿不停地晃动着。

“没……没有！小人……怎么敢……怎么敢嘲笑红鸢大人！”

“不敢？”红鸢咧嘴笑出声，“你既然没有嘲笑我，又为什么说知道错了呢？你做错什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仆人冷汗直冒，吞吞吐吐，他本是想为自己方才的冒犯找个说辞，却没想到这样反而让自己陷入无言可辩的境地。

“哦！我知道了！”红鸢惊讶地叫了一声，抬手摸着自己的耳朵，“你没有嘲笑我，是我自己耳朵不灵光，听错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仆人自是知道红鸢并非真的在问话，他那散发着杀气的眼睛盯得他不敢再多言半句，只能拼命地摇头